



滕州市博物馆

古城藏珍 滕韵绵长

陆培法



山东滕州，古为三国五邑之地、文化昌明之邦。这里是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的命名地，是奚仲、墨子、鲁班等历史名人的故里，留下了大批璀璨的文物古迹。

滕州市博物馆的前身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2020年初，滕州市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对外开放，成为展示滕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馆内藏品5.2万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56件，北辛文化文物、商周青铜器、玉器为馆藏特色，尤以数量众多、纹饰精美、铭文丰富的商周青铜器享誉全国。

新馆基本陈列由“文明曙光”“三国五邑”“泱泱汉风”“滕韵绵长”“峥嵘岁月”五部分组成，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滕州的发展史。此外，还基于馆藏精品开设了4个专题展厅“赫赫青铜”“镜鉴古今”“陶风瓷韵”“玉蕴华章”。

史前文化悠久灿烂

走进滕州市博物馆二层大厅，一幅紫铜壁画映入眼帘。壁画上展现了9个历史场景——北辛先民、奚仲造车、玄鸟生商、止楚攻宋、班门弄斧、文公问政、焚券主义、毛遂自荐、叔孙制礼，将滕州历史和重要文物串联起来。

新石器时代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夷人，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滕州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脉相承。北辛文化因1964年发现于滕县(今滕州市)官桥镇北辛遗址而得名，距今7500年—6100年左右。

展厅里通过文物展示和场景复原的形式呈现了北辛先民的生活：他们住在半穴式房屋里，主要种植粟类粮食作物，生产方式除了农耕还有采集、捕猎、驯养家畜等。北辛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石、骨、角、牙等加工而成的生产工具。先民们用石铲、鹿角锄等翻土松土，用石刀、石镰等收割庄稼、采集果实，用镞、矛等狩猎，用网捕鱼，用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加工食物。

北辛文化时期的生活用具包含各种陶器，如陶鼎、陶钵、陶釜、陶鬲、陶纺轮等。“陶盖鼎是北辛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由盖、腹、足三部分组成，腹部盛放食物，足部可以生火，盖子起到保温作用，是做饭用的炊具。”讲解员介绍，滕州市博物馆藏有一件保存完好的北辛文化陶盖鼎，为夹砂陶质，口微敛，腹微鼓，口外侧饰一周锯齿状窄锥纹，口外沿有4个对称的小鼻，底部有3个锥形足。

大汶口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距今6300年—4600年左右。滕州地区有多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东沙河镇岗上遗址是其中一处重要遗址，出土了大批陶器、玉器等。中心展柜陈列着岗上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人面纹玉饰，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面纹玉饰，玉质深褐色，器体扁平，近方形，正面以阴线刻画头像和五官，橄榄形眼内有横线作目，三角形鼻，短横线为口，面部表情平和；玉饰背面有一脊，脊上穿孔，可供佩戴。

承接大汶口文化的是龙山文化，以高超的制陶工艺闻名。此后便是岳石文化，为铜石并用的时期。展厅里展示了龙山文化黑陶鼎、岳石文化双孔石刀和亚腰石斧等代表性器物。

三国五邑佳话流传

夏商周时期，滕州地区分布着不少古国古城。除了滕、薛、邾三国之外，还有灵邱、昌虑、欢城、戚城和湖陵(一说郁郎)等城邑，被称为“三国五邑”。

据古籍记载，“滕”是古代东夷炎族后裔，炎黄之战后，炎帝大败，黄帝率族东来，封其第十子于此，以地名为国名，立滕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同父异母的弟弟错叔绣于此，建立了姬姓滕国，史称“叔绣封滕”。

“这3件青铜器是1978年在姜屯镇庄里西村一座古墓中发现的，分别为1件铜鬲、2件簋，都带有铭文，其中鬲上的铭文为‘吾乍(作)滕公宝尊彝’。从形制、纹饰和铭文来看，三器为西周早期器物。”讲解员介绍，“滕”铭铜器的发现，揭开了滕国的神秘面纱。

中心展柜展出滕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滕侯鼎。它是滕国国君祭祀用的礼器，通高27厘米，子母口加盖，盖上周4个卷龙状小钮，盖及口沿下饰夔龙纹、鸟形纹各一周，腹饰饕餮兽面纹4组，足饰蝉纹及卷云纹。盖、器内底部分别铸铭文2行6字——“滕侯作宝尊彝”。此鼎铜质精良、纹饰华丽、铭文清晰，代表了西周早期滕国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

“这件珍贵的文物，当年差点被当作废品卖掉。”讲解员对记者讲述了滕侯鼎被发现的故事：1982年3月，庄里西村一个村民在田里干活时，挖到一座古墓。他将墓中挖出的6件青铜器带到废品收购站，所幸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一眼看出这是文物，当即打电话通知文物保护部门。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后，对古墓进行抢救性清理挖掘，出土文物20余件。

考古研究表明，庄里西村是滕国贵族集中埋葬之地，自西周早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早期。展厅中展示了庄里西村发现的一系列文物：青铜匜和青铜盥盆是成套的盥洗用具；青铜面具透雕张口瞪目的兽面，是巫术活动的道具；彩绘龙形耳陶簋和凤形耳陶簋造型独特，为祭祀用品；战国骨梳梳齿细密，梳背上雕刻两只展翅欲飞的瑞鸟，工艺精湛。

据《左传》记载，滕国面积只有方圆50里，这样一个小国却能延续700多年，令人惊叹。滕国历代国君积极推行强国之策，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滕文公采纳孟子的治国思想，法先王、行仁政、施善教，政绩斐然。滕国被誉为“善国”，慕名来滕定居者络绎不绝。展厅里再现了滕文公向孟子问政的场景，展板上介绍了有关“善国”的5个历史故事。

薛国建立于夏代，至战国中期为齐国所灭，历时约1700年，是先秦时期享国时间最长的方国之一。据史籍记载，夏禹时，奚仲为车正，受封于薛；商初，薛国国君仲虺任商汤之左相；西周时期，妊畛承薛，传国31世。公元前321年，齐威王将占领的薛地封给少子田婴，妊氏薛国由此变为田氏薛国。田婴去世后，其子田文(孟尝君)继承薛地。孟尝君在此广纳门客，留下了焚券主义、狡兔三窟、鸡鸣狗盗等历史故事。

滕州境内发现了薛国故城遗址、大康留遗址、前掌大遗址等薛国遗迹。大康留、吕楼、轩辕庄等地出土的商代铜器证明，最迟在商代中期，商文化已东进至滕州地区。

前掌大遗址位于官桥镇前掌大村，西距薛国故城约1公里，为商末周初薛国贵族墓地。展柜里展出了前掌大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有铜簋、铜爵、铜觶、石犀牛、骨管等，勾勒出商末周初薛国的繁荣景象。

金玉满堂熠熠生辉

在“赫赫青铜”展厅，可以看到各种形制的青铜礼器、食器、酒器，成套编钟、编磬等乐器，还有青铜兵器和车马用具等，蔚为壮观。这个展厅里有一件名为“不其簋”的珍品，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此簋1980年发现于城郊乡后荆沟村，器内底部铸文151字，器盖有铭文31字。考古人员发现，器身的铸造工艺比器盖精细，纹饰有区别，铭文内容也大不相同。器内铭文记述了狄人侵犯周人西部边境，“不其”受命与之作战，获胜后得到赏赐。考古人员想起中国国家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簋盖上有类似内容的铭文，经过对比发现，这件簋盖的形态、纹饰与其簋器身的风格十分相似，盖上的文字仅比器身铭文多1个字，个别字写法略有不同，簋盖口径与其簋器身的口径完全吻合。由此可知，这件簋盖应为不其簋原配器盖。

据《史记》记载，秦庄公名其；“不”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常作助词，与“大”相似，有褒奖的意思。因此，不其簋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秦庄公。秦庄公破西戎(即狄人)后，受到周王封赏，秦国由此走上了强国之路。

“玉蕴华章”展厅展示了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商周时期至清代的玉器精品。其中有一件西周夔龙纹玉佩格外精美。此器为青白玉制成，大体呈璜形，两端分叉，外弧边有4个扉牙，内弧边有3个扉牙，内外扉牙交错分布，倾斜方向相反，颇具动感。双面雕刻相同的纹饰，两端为螭龙纹，中部为相缠的龙身。器身两端各有一孔。专家认为此器是玉环的改制件，造型和纹饰体现了海岱地区文化特色。

寓意吉祥如意的古老丝绸纹样、以经典纹样为元素创新设计的当代服饰、手工小织机传统纺织技艺表演……近日，“丝路绮罗——中国丝绸艺术展”亮相匈牙利农业博物馆，吸引了不少观众观赏和体验。

作为“2023丝绸之路周”的收官活动，此次展览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匈牙利应用艺术博物馆、匈牙利农业博物馆共同承办，将持续至12月3日。展览分为“丝绸与丝路”“古代丝绸纹样”“当代活化应用”3个篇章，共展示60套古代丝织物复制品和当代服饰艺术品，让观众领略中国丝绸艺术的缤纷多彩。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季晓芬介绍，此次展览开幕标志着“国丝环球展柜”项目正式启动。“国丝环球展柜”项目计划打造可以在世界各地博物馆、高校、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公共空间等巡回展示的丝绸文化展览，以“数字展示+代表性展品”为标准化结构，虚实结合，具有易布展、易维护、低成本、可流动等优势。数字展示以中国丝绸博物馆多年积累的中国丝绸和丝路文化系列展览以及高品质特色临展为基础，配合中国传统蚕桑丝织非遗互动展示等内容，同时可结合国际合作办展单位特色对展示内容进行拓展、升级。实体展品以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服饰、传统纹样图案、创新设计的艺术品等为主，以国际合作办展单位的特色文物藏品作为补充。

据悉，“丝绸之路周”是由国家文物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品牌文化交流活动，自2020年起每年连续举办。“2023丝绸之路周”聚焦“丝路同行、互鉴共赢”主题，邀请匈牙利作为主宾国，主场活动于7月至8月在浙江杭州举办。



“丝路绮罗——中国丝绸艺术展”现场。 中国丝绸博物馆供图

中国丝绸艺术展亮相匈牙利

本报记者 邹雅婷

◎ 家家家训

叶圣陶：因材施教 润物无声

谷敏

叶圣陶是中国现当代卓越的教育家、文学家与出版家。1894年，叶圣陶出生于江苏苏州，他的父亲叶钟济是一名账房先生。叶钟济薪水不高，勉力养活全家七口人，但他仍尽自己所能，多带孩子外出游历。他希望叶圣陶不要“死读书”，在注重学业的同时也要了解社会现实。

1912年，因家庭贫困，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他在各类学校担任过教职，也做过图书和杂志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等职，对教育学有持续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叶圣陶认为，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符合设计的产品，而教育业近似于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创造充分、合适的条件，让它自己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教育业之所以与农业相似，是因为工作的对象都有生命，都存在相对独特的成长规律。谁要是将受教育的人当成“没有生命的泥团”，不懂得把握规律，就注定会失败。

叶圣陶有3个孩子，分别是长子叶至善、女儿叶至美、幼子叶至诚。叶至善年幼时成绩不好，小学曾留级，初一又有多门功课不及格。叶圣陶并未因此对他发脾气，而是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及时将他转入一所更适合他的中学，并鼓励他发展兴趣爱好。在父亲的包容和引导下，叶至善未因成绩不好而消沉，在学习之余，热爱养蚕，喜爱音乐，观察学习工匠制作器物，曾按照图纸自己安装过一台矿石收音机。

叶圣陶还认为，教育孩子既要严谨认真，也要讲究方法，“枯坐听讲”并不可取。为帮助孩子们提高写作水平，叶圣陶在晚饭后将3个孩子聚在一起，当面修改他们的作文。在这个过程中，叶圣陶和孩子们一起“商量着共同改”。3个孩子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着父亲的笔尖，你一句、我一句，和父亲热烈地讨论着。叶圣陶一边看孩子们的习作，一边向他们提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原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每改完一段，叶圣陶都会朗读一遍，看看看过的文章是否通顺。孩子们也会跟着父亲默读。叶至善回忆，自己和弟弟妹妹都很乐意参加这种“生动活泼的训练”，几乎每星期都能交一篇习作给父亲。这些习作不仅记载了他们的成长印记，也见证了叶圣陶“启发式教学”等教育思想在家庭中的运用，后来集结出版。

几十年后，已长大成人的叶氏兄妹难忘当年与父亲围桌改稿的温馨场景，重新开始写作，写毕仍邀请父亲修改。这些文章1984年汇成《未必佳集》出版，书名意为勉励自己“永远不要自满”。

叶圣陶一直把“做人”当作教育的主要目标，认为关键是“养成好习惯”。孙女儿叶小沫回忆，叶圣陶在家中强调，凡事要尽量为他人着想，例如写信时要为收信人着想，收信人想不到的事情不要漏掉；信封上一定要把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写清楚，方便邮递员投递……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叶圣陶不厌其烦地提醒家人，务求做到“习惯成自然”，让孩子们一辈子都能从中受益。

叶圣陶的3名子女继承父亲的文脉，后来都从事编辑工作：叶至善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叶至美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英文编辑，叶至诚曾任《雨花》杂志主编。回忆成长历程，叶至善写道：“父亲的关心和教育似乎是无形的，像空气一样；我无时无刻不在呼吸，可是从没想到，自己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

图①：西周滕侯鼎。
图②：西周夔龙纹玉佩。
图③：“赫赫青铜”展厅。
图④：战国编钟。

本文图片均由滕州市博物馆提供

